

中经典

Der Engel schwieg
Heinrich Böll

天使沉默

[德国]

海因里希·伯尔 著

曹乃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Der Engel schwieg Heinrich Böll

天使沉默



[德国] 海因里希·伯尔 著 曹乃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沉默/(德)伯尔著;曹乃云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957-4

I. ①天… II. ①伯… ②曹… III. ①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198 号

Heinrich Böll
DER ENGEL SCHWIE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Der Engel schwieg” by Heinrich Böll

© 1992, 2013,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 Cologne/Germ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07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 秦 静
策划编辑: 任 战

封面绘图: yangmwahaha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天使沉默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著
曹乃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 经 销 处 经 销 山 东 临 沂 新 华 印 刷 物 流 集 团 印 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0,000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57-4/I·4760 定价:28.00元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 Short story 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

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 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 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

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 Long short story 还是 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 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 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

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1

城北，强烈的火光足以让他认清大门上端的字母：“……成特之宅。”他读着，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楼梯右侧的地下室从窗口里透出亮光，他犹豫一阵，尝试着想从肮脏的玻璃窗后认出一点什么来，然后又迎着自己的身影，慢慢地往前走去。身影投在前面一堵未曾损坏的墙上，越升越高，变得宽大起来，好像一个虚弱的鬼影，摆动着摇晃的双臂。鬼影在不断地膨胀，他的头已经超过墙的边缘，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踏着玻璃碎片往右走，却猛地吃了一惊：心剧烈地跳动，他感到自己在发抖。右面，昏暗的壁龛里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纹丝不动。他试着喊出一点诸如“喂”之类的声音来，可是由于害怕，他的声音很微弱，剧烈的心跳阻碍着他。黑暗中的身影动也不动，手上拿着什么，看起来像是一根棍子——他迟疑着走过去，可是，当他终于认出这是一尊塑像时，心跳仍然没有减弱。他又走前几步，借着微弱的灯光，看清这是一尊石头的天使，波浪形的鬃发，一只手上拿着百合花。他弯着腰，凑向前去，下巴几乎碰着石像的胸脯，以一种少有的欢乐端详着那张脸。这是他回到城里以后遇上的第一张脸，温和而又痛楚地微笑着。天使的脸上和头发间堆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黑漆漆的，眼睛里也蒙着尘土。他轻轻地吹掉灰尘，几乎充满着爱意，自己也微微地笑了起来。他除掉了整个

椭圆形脸部的尘土，突然看到那个微笑原来是石像发出来的。肖像一经铸成，蒙积在轮廓间的灰尘却添加了原制品的神圣——然而，他继续吹拂着，清理着雕像的鬃发、胸脯和飘动的衣服。他拢起嘴唇，小心翼翼地吹拂着石膏制成的百合花——而刚才随着看到微笑石像时内心所充斥的欢乐却由于越加明显而又刺眼的颜色而消退了。制造圣像工业的残酷的漆艺，长袍上的金边——还有脸部的微笑，他似乎感到这一切都突然逝去，包括这一头过分飘拂的鬃发。他慢慢地折转身子，步入走廊，希望寻到地下室的入口。心脏剧烈的跳动已经停止了。

从地下室迎面扑来一股沉闷而又酸涩的气流。他沿着黏糊的楼梯拾级而下，摸索着走进黑暗之中。不知道从哪里渗出一股水，滴着，漏着，搅拌着灰尘和垃圾，把楼梯浸得滑溜溜的，像一只金鱼缸缸底。他继续往前，一扇洞开的门中射出一丝灯光，终于有了灯光。借着朦胧的光，他看到右面的牌子上写着：“X光透视室，请勿进入。”他走上几步，凑近灯光。灯光惨淡而微弱。他从摇曳的光芒中猜想，这一定是支蜡烛。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到处堆着剥落的灰泥、碎砖和辨认不清的肮脏物，它们在遭受洗劫后到处残留着。门被打开了。他一面走，一面看着黑漆漆的房间，微弱而又跳动着的灯光让人看到乱七八糟堆放着的椅子和沙发，看到挤压成一堆的橱柜，从中流出一些不知名的液体。到处散发出寒冷的气息和黏糊糊的垃圾味，他的心里翻动着，直要呕吐。

透出灯光的那扇门敞开着。铁制的烛台上插着一根大蜡烛，旁边站着一位修女，穿着深蓝色的法衣。她在一只大搪瓷碗中搅拌着色拉，许多绿色的叶片上染上白乎乎的颜色。他听到碗底有一点汁液流动的声音。修女伸出一只宽阔的手，让叶片在碗内轻轻地转动。有时候从碗口掉下一些湿漉漉的小叶片，她静静地拣拾起来，重新放入碗内。褐色的桌旁搁着一只大铁锅，锅内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肉汤味，又烫又淡。这是热水、洋葱和股骨拌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怪味。

他大声地招呼：“晚上好！”

修女吃了一惊，环顾四周，扁平的玫瑰色的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然后轻轻地说：“我的上帝啊，原来是一位士兵。”牛奶似的菜汁从双手上滴落下来，柔软的手臂上沾着几片小小的菜叶……

“我的上帝，”她又害怕地说了几句，“您想干什么，到底怎么啦？”

“我正在找一个人。”他说。

“在这里？”

他点了点头。现在，他的目光又落在右面，那是一个打开的柜橱，橱门被气流震碎了。他看到铰链上还挂着橱门的碎片，地面散落着细小的漆片碎屑。橱内搁着面包，许多面包，它们杂乱地堆放在一起。这里至少有十来个黑色、已变得皱巴巴的面包。他的嘴里很快涌上了口水。他吞咽一口冷空气，心想：“我要吃面包。面包，无论如何，

我应该吃到面包。”这一堆的上方是一条破碎的挂帘，浅绿色，那里好像遮盖着更多的面包。

“您在找谁呢？”修女问。

他转过身，面对着她。“我找，”他说，可是，他必须解开军装上衣的表袋，才能取出一张纸条。他用手指在袋底摸索了好一阵，才掏出一纸碎片，摊开，说：“戈姆佩尔茨，戈姆佩尔茨太太，伊丽莎白·戈姆佩尔茨。”

“戈姆佩尔茨？”修女说，“戈姆佩尔茨？我不知道……”

他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女人：一张大脸，苍白、呆滞，显得极度不安，脸皮抽动着，好像蒙得太松了似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害怕地看着他。她说：“我的上帝，这里可是有美国人的。您是逃跑的吗？他们会抓住您的……”

他摇摇头，目光又紧紧地盯着面包，轻轻地问一句：“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女人究竟是否在这里？”

“肯定不在。”修女回答，一面匆匆地看了看面包堆，一面把碗边的色拉菜叶和调味的汤汁擦了擦，然后找了块毛巾，开始擦手。

“您难道不愿意……也许可以……找管理部门，”她心情不安，讷讷地说，“我想没有。我们还剩下二十五名病人，没有戈姆佩尔茨太太。没有，我想没有。”

“可是她应该在这里的。”

修女拿起桌子上的一只表，一只旧式的小圆手表，银白色，没有表链。“现在十点了，我必须去开饭。我们经常迟到的。”她抱歉似的补充了一句，“您愿意再等一会儿

吗？您饿吗？”

“是的。”他说。

她迟疑地看了看色拉碗，看了看面包堆，然后看着他。

“面包。”他说。

“可是，面包上没有抹黄油或其他什么。”她说。

他笑了起来。

“真的，”她委屈地说，“真的没有。”

“我的上帝，”他说，“修女，我知道。我想，面包，如果您能给我一点面包——”口水又突涌而至，不冷不热地在口中滑溜。他把口水咽下去，又轻轻地说了句：“面包。”

她走近架子，取出一个面包，放在桌子上，然后在抽屉里找刀叉。

“行了，”他说，“面包可以掰开的。别找了，谢谢。”

她把装色拉的碗夹在手臂间，然后用两只手端着盛肉汤的锅。他给她让了让身子，一面从桌子上拿起面包。

“我马上回来，”她在门口说，“戈姆佩尔茨，不是吗？我会问的。”

“谢谢，修女。”他看着修女的背影大声地喊了一句。

他很快从面包上掰下一大块。他的下巴在抖动，他感到自己嘴边的肌肉和颌骨在颤抖。然后，他把柔软却并不平整的面包块送入口中，牙齿深深地咬了下去，吃着。面包不新鲜，一定搁了四五天了，可能更久些。简简单单的灰面包，可是却很甜，上面贴着某一工厂生产的粉红色招牌。他继续用牙齿往前啃，又吃下了黑黑的面包皮，面包

皮坚韧得咀嚼不烂。然后，他把面包捧在手上，重新掰下一块。他用右手拿着面包片往嘴里送，左手却紧紧地攥着圆圆的面包，好像生怕有人走过来抢掉它似的。他看着自己的手搁在面包上，又脏又瘦，还有一道抓搔的伤口，堆积着污物和血痂。

他匆忙地环顾四周。房间很小。墙边是一排白漆橱柜，柜门几乎全被破坏了，白色的衣服任意地露了出来。墙角的一张皮沙发下面放着一堆医疗器材。窗旁是一副损坏了的灶，黑漆漆的，炉子的管道通过一扇破窗口引向外端。边上有一堆劈过的木柴，还有一堆散乱的煤饼。靠着墙壁的药柜旁挂着黑色的大十字架，反面的黄杨树枝滑下来，松松落落的，悬挂在十字架的底部。

他坐在箱子上，又掰下一块面包。还是那么甜。每当掰下一块面包时，他总是先咬一口裂开的松软的地方，然后，当牙齿继续往前啃咬时，他感到嘴巴碰上的都是美好、柔软而又干巴巴的面包，它是多么的香甜。

突然，他觉得有人在注视他，便抬起目光：门口站着一个十分高大的修女，白皙而又狭长的脸，苍白的嘴唇，一双大眼睛，又冷漠，又悲伤。

他说：“晚上好！”她只是点了点头，走了进来，他看到她在腋下夹着一本黑色的大本子。她首先朝闪烁着昏黄光芒的蜡烛走过去，把插在铁扦烛台上的蜡烛搁在一张白色大桌子上的玻璃试管中间。修女用一把弯曲的剪子修理一下蜡烛芯。闪动的灯光变得小而亮了，可是房间的另一

部分却暗了起来。然后，修女朝他走过来，非常平静地说：“请您略微让开一点！”声音很轻。

她也坐到箱子上，紧挨着他。

他闻到修女僵硬的蓝长袍上浓烈的肥皂味。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眼镜匣，打开，然后翻开本子。

“戈姆佩尔茨，是吗？”她轻轻地问道。

他点点头，咽下最后一口面包。

“她不在这里了，”她小声地说，“我知道的。她是前几天被辞退的，我们必须减员。里面的人全部应该回去。可是我想看一看……”

“您认识她吗？”他平静地问道。

“是的。”她说，然后从本子上抬起目光，仔细地打量着他。他感到那双冷漠而又悲伤的眼睛里充满着慈爱。“您该不是她的丈夫吧？”

她又垂下目光，开始翻动书写得密密麻麻的大本子。“她的胃不好，是吗？”

“我不知道。”

“我的上帝，她的丈夫几天前还在这儿。跟您一样……一名上士。”她朝他的肩章投去一瞥，又专心翻阅起来，翻到最后一页，“您跟他是一道的吗？”

“是的。”

“他曾经跟她在一起，坐在她的床上。我的上帝。”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它仅仅发生在几天前。今天是什么日子，几号啦？”

“八号，”他说，“五月八号。”

“我感到过去多么久远啊！”

她那纤长而又苍白的手指在本子的最后一页上从下向上地滑动着。“戈姆佩尔茨，”她说，“伊丽莎白，六号被辞退的。前天。”

“请您把地址告诉我。”

“鲁本街，”她说，“鲁本街八号。”说完，她站起来，看着他，把本子合上，夹在腋下。“怎么啦，她的丈夫怎么啦？”

“他死了。”

“现在还有阵亡的？”

“被枪毙的。”

“我的上帝，”她靠着桌子，瞅了一眼剩余的面包，小声地说，“您要当心，城里有许多巡逻队。他们非常严厉。”

“谢谢。”他嘶哑地回答了一声。

她慢慢地走到门口，又转过身，问：“您是这里人，很熟悉吗？”

“是的。”他说。

“祝您幸运！”她大声地说，在身子还没有转回去以前，又嘟囔一声，“我的上帝。”

“谢谢您，修女，”他的背影大声地说，“非常感谢。”

他又掰下了一块新的面包，吃了起来。现在，他吃得很慢、很平静，面包始终很甜。火焰吞食着蜡烛，还钻出一个空心的边壳。灯芯越来越长，灯光发黄，照得越来越

越远。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刚才端着色拉出去的修女回来时轻轻走路的踢踏声，她的后面传来一位急躁男子的脚步声。

修女领着一位医生走进来。她把盛色拉的碗搁在桌子下面，把锅放在旁边，然后开始捅炉子。

“喂！”医生喊着说，“战争已经结束，并且输掉了。请您把这些劳什子衣服脱掉，把那些打仗的玩意儿扔掉。”

医生还很年轻，大约三十五岁，宽宽的脸，红扑扑的，却生着几条细细的皱纹，好像睡觉时躺错了地方一样。汉斯嗅出来了，知道医生是吸烟的。他看到医生放在背上的手弯曲起来，捏着一支点燃的香烟。

“请您给我一支烟。”他说。

“喔。”医生大声地说，他从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只烟盒。汉斯看到里面散乱地摆着两支香烟，还有一支是半根的。医生放下那支点燃的香烟，把半根的给了他，说：“喂，您得当心，别让人把您抓走。”然后，他抓住还在燃烧的烟蒂。汉斯看到他手指上的老茧又厚又黄，指甲裂开了口子。“谢谢，”他说，“非常感谢。”

医生不知从哪只抽屉里拿出一些药剂，把小刀和剪刀放进外套的口袋里，离开了房间。汉斯跟在他的后面，只见医生宽大的身影在黑乎乎的走廊里迅速地移动着，朝楼梯口走去。他大喊一声：“请稍等片刻。”医生迅即停了下来。正当他转过身子的时候，汉斯看到他那扁平、冷漠的面庞。汉斯赶到医生的身旁，说：“只需要一分钟。”